

# 父亲和“田园诗社”

□俞白桦

父亲一生热爱新诗，生前最引以为豪的，莫过于在锦堂师范就学期间，和同学们一起创办“田园诗社”的往事了。

父亲出生在仙居县乡下一个比较殷实的农民家庭。少时聪颖过人，六岁起读私塾、小学、初中、简易师范，均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。那时的中小学校有许多从杭州躲避战乱内迁来的教师，在教学中传播了许多“五四”新文学的知识，父亲对新诗的热爱就萌芽于那个时期。初二那年他写下了处女作《月夜》，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发表，得到了众多好评。从此，对文学特别是新诗的热爱便终生不渝。

一九四六年初，为了追求更高的学问和新生活，他不顾亲友们的反对和劝告，辞去了薪水丰厚的曹店小学校长一职。背了十几双草鞋，在金华和宁波之间爬山越岭二十多天，行程一千多公里，考上了刚从缙云壶镇回迁到慈溪观海卫东山头的省立锦堂师范。

父亲说，当年锦堂师范校长郭人全先生是个十分开明的进步人士，学校组合了一大批优秀而进步的教师。郭校长还亲自去上海筹募资金，购置了《鲁迅全集》等许多进步书籍。这些教师和书籍，给学生们灌输了许多新知识、新观念。由于学校地处偏僻的东山头村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，连订阅的报刊都要在一周后才能到，加上经过多年的战乱奔波，学校百废待兴，师生的物质条件和文化生活非常贫瘠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不甘寂寞的师生们自娱自乐自学，先后成

立了许多文艺社团，其中以父亲为主创办的“田园诗社”，便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一个文艺团体。

父亲笔名为淡淡，因为经常在校园内和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散文，成了同学们公认的“大诗人”。一九四六年底，他和田村等几个同样热爱文学的同学商量，决定成立一个自己的文艺社。因为学校地处乡村，加上父亲一直有故乡情节，故取名为“田园文艺研究社”，还制订了详细的章程。一九四七年二月“田园文艺研究社”正式成立，同学们一致推选父亲为社长。初期，社友以父亲所在的社科班爱好文学的同学为主。之后，因为文艺研究社声誉良好，社友扩大到其它班级。同时，又由社友介绍，吸收了一大批省内外专业或业余的文学爱好者。

“田园文艺研究社”成立不久，便不定期地出刊《田园》杂志，出刊的费用由社友自愿捐献，有的出钱，有的买纸张、油墨、蜡纸、钢板。杂志为油印，写字好的负责刻字，有美术基础的负责封面封底的设计和排版，父亲为主负责文字内容的把关和编辑，心细的女社友负责装订。开始印数只有三四十份，之后，随着社友数量增加和影响扩大逐期加量。刊登的稿件起初大都是同学们的作文和平时的习作，以纯文学为主，内容健康、积极向上，也有许多作品透露出对现状的不满。一九四八年初，“田园文艺研究会”更名为“田园诗社”。

从一九四七年初开始，大家在报刊上寻找到一些文坛前辈、著名作家的地址后，以父亲为主给他们写信。一是请他们为《田园》杂志写稿或给予各方面的支持，以扩大诗社的影响，提高刊物的质量。二是请他们修改并帮助社友的作品在高层次的刊

物上发表。那时的文人大多比较谦和，也许是被这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学子的精神所感动，不久就收到了许多回信。之后建立了联系的有叶圣陶、许广平、沙鸥、赵景深、范泉、胡山源、李斐、臧克家、巴人、吕漠野、赵清阁等许多名家。

他们热情洋溢的回信，给了身处浙东海隅的青年学子莫大的鼓舞。叶圣陶先生在回信中指导如何办好文艺社，“写了东西，把稿子在朋友同学间传观，大家不客气批评”，作诗之事“大抵须求内外并美善”。叶先生还告知父亲“凡见我文均可转载”。当年，鲁迅先生在社会上有着极高的威望，其夫人会给大家回信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。父亲一直记得大家围看许广平先生来信时的场面，当时社友们都激动万分，决心成为鲁迅先生所希望的年青一代。沙鸥、赵景深、吕漠野等人还寄来自己的作品，在《田园》杂志中发表，有的还在他们的杂志上介绍和宣传“田园诗社”。据父亲的好朋友当年的社友胡孟和先生回忆，当时许广平和赵景深是诗社聘请的指导老师，其中许广平先生是因为看了《田园》杂志中由社友改成剧本的鲁迅先生的《药》，才答应做指导老师的。

这些人士中，数父亲和赵景深先生的交往最深最久。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他一九八五年病故，前后收到过他四十七封来信，且全部保存完好。在《赵景深日记》中，不少回信还有详细的记录。赵老给了父亲许多批评帮助和鼓励，推介了父亲的不少诗文在知名的报刊上发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指导和鼓励父亲收集和整理民谣，还为父亲两千多句的长诗《岳祥传》进行了认真的校注。赵先生去世后的几十年，父亲还始终和他的儿子赵易林保持着联系，为整理和出版赵先生文选做了很多工作。

“田园诗社”时期，父亲的新诗创作也有了显著的进步，产生了许多较好的诗作。如《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》《等那一天》《新的时代来

到了》《夜、三更》《黎明前后》等，这些手稿至今还全部保存着。有不少诗作和散文在当年著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，如《青年届》《正报》《春风》《铁兵营》《文艺战线》等等，极大的激发了父亲成为一名诗人的信心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大多数社友都投身于革命工作，有不少人还成了作家、诗人和画家。

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因形势趋紧，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，父亲也听到“田园诗社”被省党部关注的消息。加上在大变革时期，同学们都开始担忧和考虑自己的前途，“田园诗社”便停止了活动。一九四九年六月父亲投身革命，离校时，把物品分寄在两户农民家，后来有一家居然找不到了，那一家的箱子中就有全部的《田园》和《季候风》诗刊以及相关的资料。几十年来，他遍寻《田园》和《季候风》杂志未果，因为许多社友都在几次运动中受到审查，都不敢保存了，为此父亲是抱憾终生的。

“田园诗社”是父亲一生中的骄傲，却也让他受了许多委屈。虽然每次审查的结论都是一般性的学生文艺团体，有的还认为是进步学生的文艺团体，但每一次波折都深深地挫伤着他的心。细细地翻看父亲的笔记本，查阅校友们的来信和回忆锦师的文章，都可以看出，“田园诗社”是他们永远怀念着的一段宝贵的经历。

屋外春雨潇潇，我仿佛听见，父亲在东山坡上诵咏着他在那个时期写的诗作：

等那一天，  
那一天日头上来，  
天空像明镜般清澈。  
三月的燕子翻着金翅，  
和着晨升的礼赞，  
在农人们顶上。  
等那一天，  
那一天蓝天画上眉月，  
自由的风自由的吻着  
这祖国的原野，  
没有哭声——  
在这广漠里  
漾开一波银色。